七十二家集

沈隱侯集卷之十一

梁吳興沈約休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

之流咸已就戮嵇叔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寬裘豨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朮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遊羣獨秀亦不為二馮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戀不懸風力纔可慕李文風尚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

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待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覩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駮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嘗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貴屋王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非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爵祿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

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
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値或以
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嘆鳳鳥稱夢
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
乎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邈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絶及天地啓闢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天地軒羲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頑瑣爲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

泄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
未應雖戢跡而非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
以西經途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
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
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
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
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
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
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

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齊與西東之樂同日
而語乎非爲婼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
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
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般勤思存救
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是宜導之以漸稍啓
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
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
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
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

多自此巳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巳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遂于酣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巳外世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

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敝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剜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陶弘景難沈鎭軍均聖論附

山民陶隱居仰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豢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

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
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
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
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
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
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
內聖外聖義均理一答曰謹按佛經一佛之
興動踰累刼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
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巳有周公不

言恐由來出非關宜歷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以華

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欺中國失禮求之

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由要荒之

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

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

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

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

安乃有浮屠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

甘幾遠届安息猶不能宣譯風敎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閡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就甚焉而方俟炎粒甫為敎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蹟乎若緻權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敎此敎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

嘗獸受對更亘首懲未亘亦爲未違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間鑿不食斬伐有時者盖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人乎而可悖虐非謂因惕窮方意在緣報覵逆或似論情頗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已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答陶華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

卯長厤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

乃至於六國記注絲𥿄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敎欽篤前論已詳不復重辯

難云四夷之樂義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尙稱重譯則天竺一國實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

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齊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若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乘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閈膳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日

其然況在乎人而可停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顧並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荅曰民貲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迺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

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由犯獸之戒獸輕故後

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

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垂方域之理舛

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蘭爛蛾非可忍之痛

懸庖登爼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桑妾登絲蠶衣共須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辨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桑麻果菜事等義同擬寒

實履曾無一異偏通紛續有別途請試言之
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
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
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然繒之義
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鬻葦蓋是教說之
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
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
禁淨通鬻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
入道聞之後說鬻葦宜禁曾無槩理大聖弘旨

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疏食者矣豈非秉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一宗年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

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敢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餒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彌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懈猗歟夏𥘇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儻風而爛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鱗肉之因固蔬菜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間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夫轉瞬存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

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辭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脩感資力致皆脩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脩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

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

途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其緣體不同情照別起於

理非礙六度九刦差不足疑也

沈隱侯集卷之十二

梁吳興沈約休文著

明關中張燮紹和纂

論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犬馬明昭若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叱其愚者則不辨菽麥

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
品皆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葢由知與不
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
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
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
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
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
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
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

由可至既不能乘紛糾遊襲一念未成𢣷端互
起互起泉端復同前矣不相乘之由由於淺惑
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因於兼忘以此
乘忘得此乘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然惑於不
惑不乘至能乘又謂不然也及昆蟲天促含靈
脆一試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
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虗用損年普拼增壽
壽而又壽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
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

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其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合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

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夫人之道或與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論之爲兩則飲龁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伐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

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互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腳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

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專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傷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用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

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歘而生者歘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衛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邪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

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則不得與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范縝神滅論附

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

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
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
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
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
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
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
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
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

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
形亡而神在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
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
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
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
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
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
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
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

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異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甚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

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

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

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

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

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

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

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

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

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

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

神既能應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五

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

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
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
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
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
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
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
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
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絶
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

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

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

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
有人〻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
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
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
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
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
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
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
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

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

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延僧設食論

夫脩僧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食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疏菽之具延頻感煩悶不能甘悅非樂受不容設論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事身口無託者也以求

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
人本資行乞戒律昺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
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内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
門便呼爲僧徒御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
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
復行自淨王子轉輪之胄持鉢行詣以福施者
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
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
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

乞求法於此永寘此法既寘則爲非佛種佛種旣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僧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整肅動用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爲道以此迴心則爲僧可矣

逃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

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漸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東以八支紓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嫌名眾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

戚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義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

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寔在其

知性常住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荅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荅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旣聞命矣受

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

實流遷途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

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

由緣立因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

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

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

一撥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

既與因果不忒變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發硫

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由乎此也

沈隱侯集卷之十三

梁吳興沈約休文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頌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即宜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剎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據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

前佛後佛迹罔隆窊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
斯旨可類恒沙牲牲羣有均此妙極先哲參差
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
今識

朝丹徒故宮頌

聖祖神傑兗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鑾衛
既升霸將將艷清渭走烽瀚河獻警侍蹕劍履
憑深桂嶺彝章委闕禮樂沉河拯壓傾構引溺
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發月丹羽巢阿

贊

高士贊 有序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益天下則賢人贊務禹益皋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不有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擾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權利悅愚諂鬬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貯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

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從汙祿靡敢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垂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務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穫退守恬愉日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

非務廟廊宦成名立陟役高衙

繡像題贊有序

維齊永明四年歳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饝本結莂寶位勝心淨覺徹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為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芬上律絢發綺情幽樹寶術綵文內炳靈炎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瑚寶現符淨果來躋妙秋號藻震閣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彌勒贊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鄰基累明功由積地耿耿長淮遥遥遐嚮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𩩲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月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蔽勒玄蹤式傳遐懿

銷聲贊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征其理空存天標

巴嶮絕羽孤騫翥逢盍護札値奚言

雪贊

火號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燒雨姿貞婉而無殉排雲霄有高騁光本非慘委谷不辭深困巖豈知峻絜貌雖同賞契心共誰振

銘

瑞石像銘 并序

夫靈應微遠無跡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抱睿膺乾幽顯成奏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資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任彰彩於林衡應真於鑾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挩空妙跡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再符細牒祝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箱被篋莫黑三距耿千齡而再現景露淳

腴望鳳蕊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來烏動色玄秬相趣而巳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發質潤徵環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瑜傍被崖巚鴻靈之所未刋雖復素環之絶睍爛銀之瑳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需德潛衍感極廻靈豈變堅沈之體頗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耿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廻至表與浙河獻奇禁圃璵瑜等潤精金比色

[illegible]上睿幽闡之易啓咨玄應之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刻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名工是鏤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劖之餘遺刑委斷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雖罕停踞親加歸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沈弱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呪永福天人其詞曰

邈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

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實化潛融道非迹應
事以感通沈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亘水耿耿
因風泛彼遐碣瑜我國東有箕皇德乃眷宸衷
永言鷲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兹
勠力祚闢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苐毘武城闉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等去鄴事均徙鎬及憇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閈以廣闢卽太微而爲宇俔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令事與須彌等固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於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

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
仲冬之節也乃捆剎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
迥道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極未來於忍土
若夫朱光所耀形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
皇帝乃啓扉閶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膠越
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
展誠敬廣集四部挨景同蔬弘此廣因被之無
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濶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

護護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茲遐夐
在處帋亡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我
惟皇即基肯兆爲世刱觥重檐累構迴刹高㩻
土爲淨國地即金牀囦斯太極溥被翔翔翔昔徒
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荅
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彌陀佛銘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聊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形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兄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旣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詫生在焉紫帶靑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易寄刋靈表跡影髣髴儀圖金寫石遺淹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

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三達斯仰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現妙法凝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耶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朦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敬焉誰視

栖禪精舍銘 有序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厕番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

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聳蕙嶠壑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逕哉林澤曠矣江皋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厕遠宅賞憑旃旂創神苑陪構靈椽嶠禁拓閥望鷲疏山製石詶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珍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逝戀隰夷改蓬篠粗遷重依漢遠

復逐旌懸徃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槩
巖蟬琳華長椎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萬尋之根朽壤誠微遂覆泰山之峭是以一夫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鴻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雲眉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期而咸應一川是納用甲而爲宰